



食人鱼（又名食人鲳），源自南美洲的中南部河流，
有高发达的听力，牙齿为三角形，尖锐，上下互相交错排列。一口可咬下16立方公分的肉。

食人鱼常成群结队出没。经过此水域的动物或人容易受到攻击。
在各国，食人鱼都被列为对人类极具攻击性的高度危险物种……

石小克 赵凌芳◎著

食人鱼 事件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金人鱼事件

石小克 赵凌芳◎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食人鱼事件/石小克 赵凌芳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02 - 006021 - 4

I. 食… II. ①石…②赵…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3295 号

责任编辑:付艳霞 脚 印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李 博

食人鱼事件

Shi Ren Yu Shi Jian

石小克 赵凌芳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7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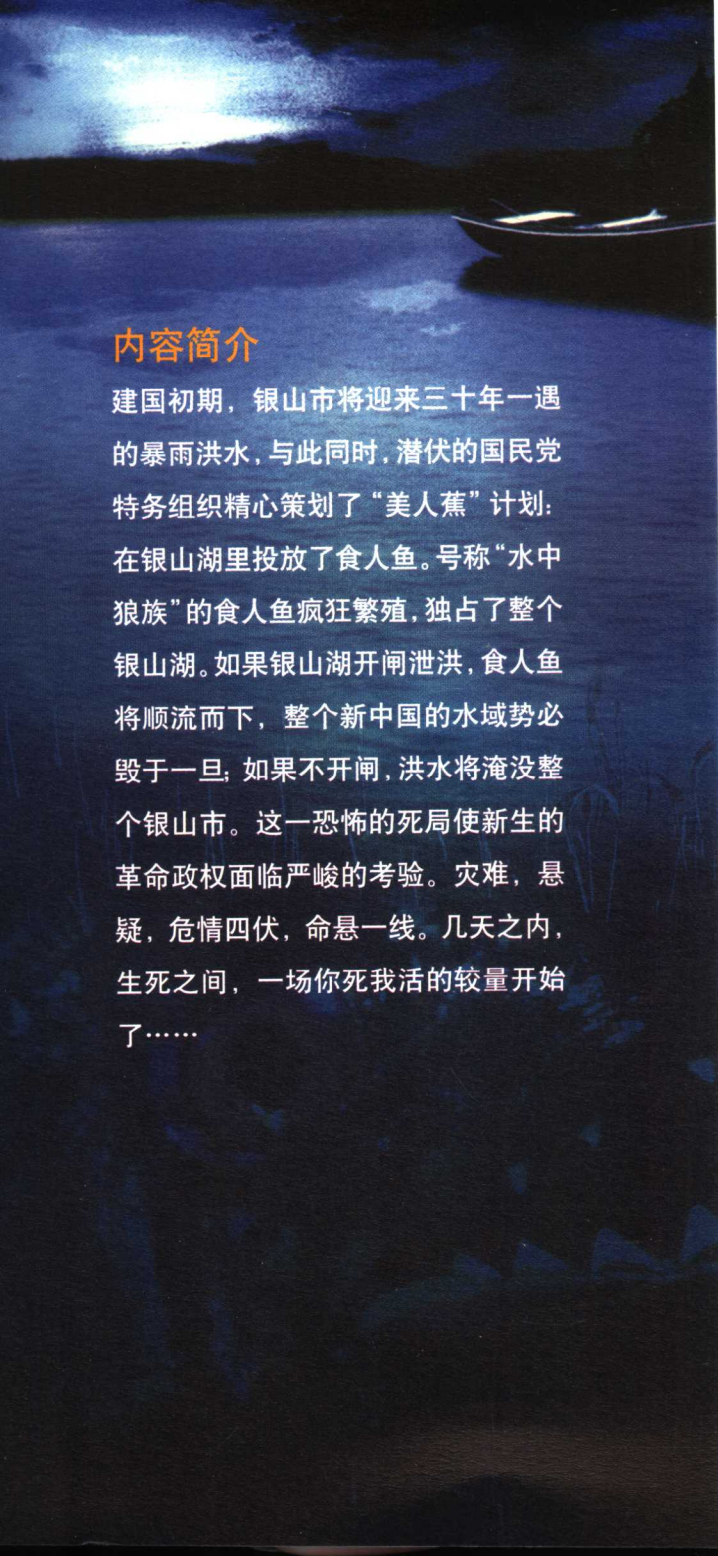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021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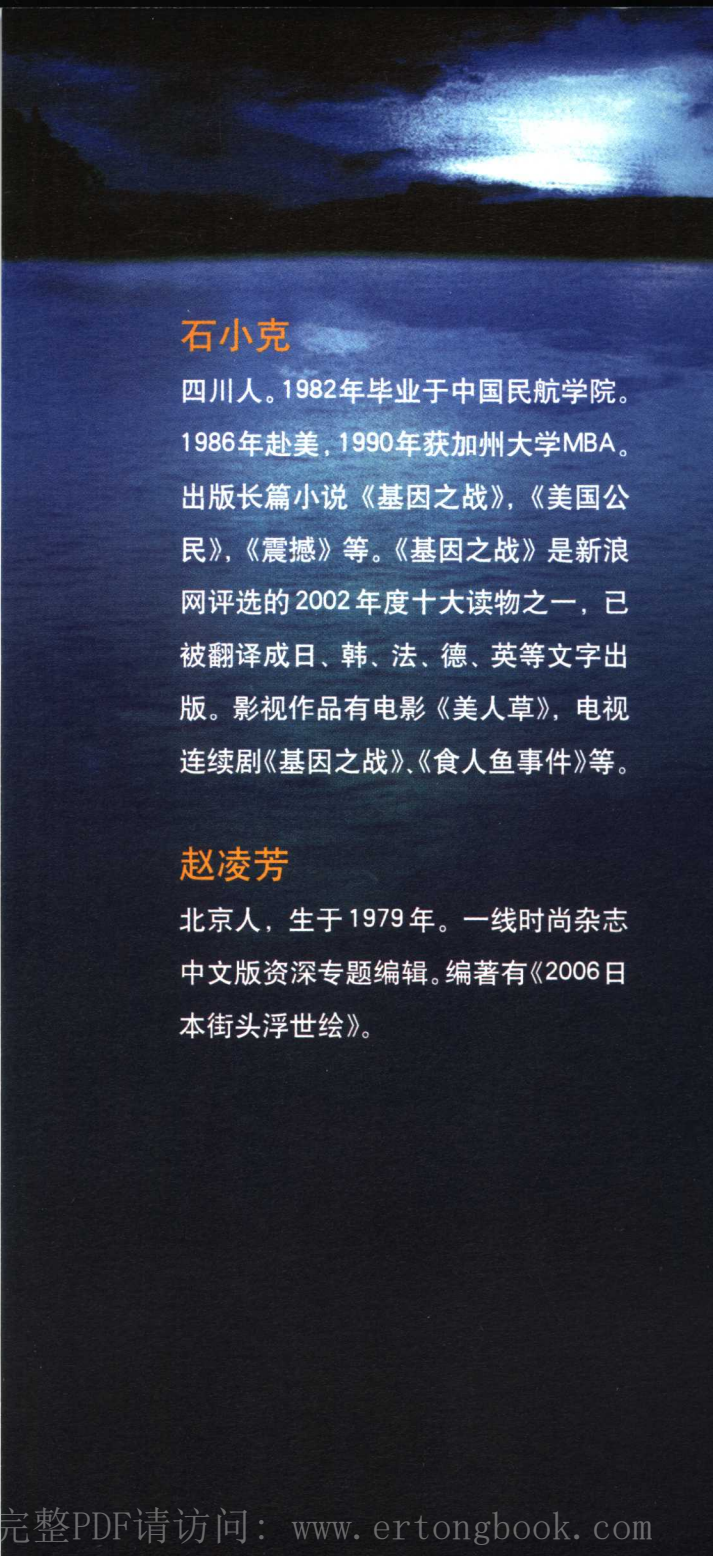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内容简介

建国初期，银山市将迎来三十年一遇的暴雨洪水，与此同时，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精心策划了“美人蕉”计划：在银山湖里投放了食人鱼。号称“水中狼族”的食人鱼疯狂繁殖，独占了整个银山湖。如果银山湖开闸泄洪，食人鱼将顺流而下，整个新中国的水域势必毁于一旦；如果不开闸，洪水将淹没整个银山市。这一恐怖的死局使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严峻的考验。灾难，悬疑，危情四伏，命悬一线。几天之内，生死之间，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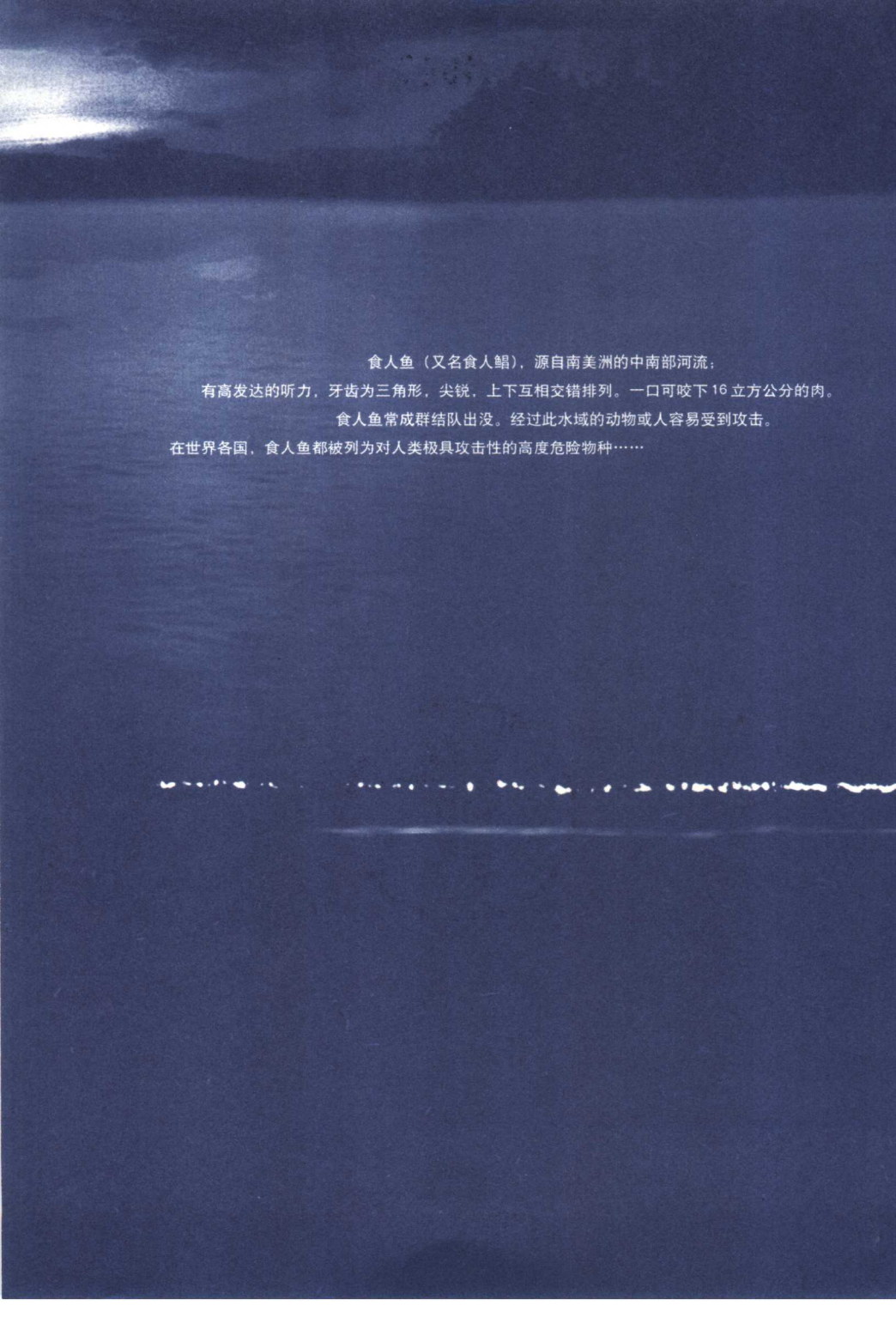


石小克

四川人。1982年毕业于中国民航学院。1986年赴美，1990年获加州大学MBA。出版长篇小说《基因之战》，《美国公民》，《震撼》等。《基因之战》是新浪网评选的2002年度十大读物之一，已被翻译成日、韩、法、德、英等文字出版。影视作品有电影《美人草》，电视连续剧《基因之战》、《食人鱼事件》等。

赵凌芳

北京人，生于1979年。一线时尚杂志中文版资深专题编辑。编著有《2006日本街头浮世绘》。



食人鱼（又名食人鲳），源自南美洲的中南部河流；

有高发达的听力，牙齿为三角形，尖锐，上下互相交错排列。一口可咬下 16 立方公分的肉。

食人鱼常成群结队出没。经过此水域的动物或人容易受到攻击。

在各国，食人鱼都被列为对人类极具攻击性的高度危险物种……

第一章

和每个夜晚一样,此时是角头村最宁静的时刻。万籁俱寂,银山水库湖面在微风中偶有一丝涟漪,抚动了月光倒映下来的斑驳。

水库旁的看库老人刘老田和善的脸映在鱼缸的水面上,他面带微笑地哼着不知名的小曲,时而用筷子轻轻搅动着鱼缸里两条色彩斑斓的漂亮鱼儿。这两条鱼,通体透明,只在鱼肚后有鲜红色的纹路,行动敏捷。

忽然间,他的笑容呆滞了,一缕鲜血滴进了鱼缸,晕染开来,刘老田手上的筷子跌进了鱼缸里,他的后脑被人从后面用利器捅开了一个洞,血流如注。他无力地趴在桌子上,脑袋扎进了鱼缸。紧接着,更多的红花一朵朵晕染开来,将鱼缸迅速染红了。

很快,两辆公安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驶来,最前面坐着市公安局侦察科长沈鸥,白皙娇嫩的脸上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坚毅。她不断催促着司机,并用手按了按腰间这把跟着她出生入死的手枪,每到内心有一丝慌乱的时候,按下枪,就能让她迅速平静下来。

小屋外围聚了一群议论纷纷的村民。沈鸥率先从车上跳下来,人群自然地分开了一条路。如果沈鸥脱掉警服穿便装静止不动,她秀丽的五官也许不会让人想到她的职业,可她健步如飞、步伐匆匆,便会制造一种凛然的气场,让人顿生敬意。

站在门口的银山水库管理处管主任焦急地朝她迎过来：“沈科长，请跟我来！”

这是一间阴窄的小屋，有些杂乱。刘老田趴在桌子上，鲜血已经在头上凝固，他一只手无力地垂着，另一只手搁在桌子上，满桌都是血迹。管主任对沈鸥说：“他叫刘老田，孤寡老人。三代贫农出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们雇他看水库已经有阵子了，没想到……”

“是谁最先发现的？”虽说不是第一次目击遇害者，但这么血腥的遇难现场，还是让沈鸥心头一紧。

“阿春伯，也是一个看水的！他就外面，我这就叫他来！”

沈鸥摆手说：“先别忙，我看一看！”

这时，蓝勇等几个公安人员也走进来。沈鸥朝他们点了点头，她走到死者跟前，仔细看了看，朝管主任转过身来：“你确定他不识字吗？”

管主任顺着沈鸥的眼睛去看，只见刘老田手边的桌面上，赫然有一个用鲜血涂抹出的“鱼”字！最后两点斜着划出去很长，看得出是拼尽了力气。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管主任啜囁着：“这，这怎么可能？”

沈鸥朝助手蓝勇严肃地命令道：“封锁现场，仔细搜索！管主任，请目击人阿春伯来，我有话问他。”

阿春伯正在屋外的树下低头抽烟。他蹲在地上，啜泣着对沈鸥说：“有两袋烟的工夫了吧。我跟他换班，一推门就见他趴在桌子上，血糊糊的好怕人，喊他也不应，我就赶紧去找管主任了！”

沈鸥：“你和刘老田很熟吗？”

阿春伯赶紧点头，说：“我们都是角头村的。水库年初找人来帮着看水，我们就来了！他也是雇农，去年才分的地！”

“他祖辈都是角头村的吗？家里还有什么人？”

“他老婆儿子都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了。他一个人过活。解

放前他一直给地主扛长活，偶尔进城打打短工！”

沈鸥沉吟道：“他平时跟谁来往，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吗？”

“这老头脾气怪，不大合群。不过他和城里的大老板贾思谋见过几次，只有我看见过。当时觉得奇怪，一个穷哈哈的老头，怎么会认识银山市最有钱的资本家？”

沈鸥皱了皱眉头，陷入了沉思：“好了阿春伯，你节哀吧，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如果需要的话，我再找你。”

阿春伯点了点头，看着她要离去，犹豫着喊了一声：“哎，同志！”

沈鸥赶紧回头问：“怎么了大伯？”

“还有一件事儿我挺纳闷的，不知当说不当说？”

“请讲。”

“我看见老田死的时候，他桌子上有个鱼缸。可刚才我见那桌上，怎么鱼缸没了？”

“鱼缸？”

“那鱼缸里还有两条鱼，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鱼！”

沈鸥肩头一凛：“是吗？”

寂静得令人窒息的湖岸边，一个衣衫褴褛的疯傻老头坐在一块石头上，呆呆地望着湖中。离岸边不远的湖中，有只孤零零的小船在悄然划行，船上有两个人，智障大傻和鱼贩郑板牙。郑板牙坐在船尾，手里摁着一只鸭子。大傻在船头悄悄撒网，但网里空空如也，他朝郑板牙摇了摇头。

“板牙叔你看，又是空网！”大傻有点不耐烦了。

郑板牙朝他一点头：“再撒网，再捞！”

“撒了好几网都打不着，这鱼好狡猾！”大傻嘟囔道，懒懒地再次把网撒入湖中。

郑板牙：“狡猾的鱼才值钱呐，再来！”

“板牙叔，五斤大米换一条，有多少要多少，你不会骗我吧？”大傻愣愣地问。

郑板牙瞪眼，比个手势：“废话！大傻，骗你我郑板牙是这个，王八！”

大傻又来了积极性。郑板牙抓住时机，说咱让鸭子试试。他把鸭子放到水里，两个人盯着鸭子，大傻准备好了渔网，等着在鸭子吃鱼的地方撒下去。

鸭子游了两下，忽然变得仓惶不安，发出惊恐的叫声。不一会儿，它似乎突然遇到了什么威胁，拼命想快游，在水里扑闪躲避着。但还是晚了，它被水里什么东西拖住了，发出绝望的叫声，挣扎了一下，沉入水中。几片鸭毛很快漂浮上来。大傻下意识地吧渔网迅速撒下，快速拉出水面。

渔网里，只有一副白森森的鸭骨架，还有几条扁鱼。大傻顾不得刚才的害怕了，赶紧伸出一只手捉住了鱼，得意洋洋地冲着板牙叫起来：“终于抓到了，板牙叔，接着！”

郑板牙也净顾着高兴了：“发财了，大傻，就这样再多弄几条！”

大傻又开始忙活了。忽然，小船被轻轻地一撞，大傻立足不稳，差一点儿被晃倒。他好不容易站稳了，却发现湖里有几道水印箭一般向他冲来，他睁大眼睛，激动地叫起来：“我的妈，鱼来了，这么多鱼，板牙叔，快看！”

没人回答。大傻转回头来，小船上，郑板牙不见了踪影。湖面上空荡荡一片！

4 大傻这时候想起鸭子来了，他害怕极了，大声喊：“板牙叔，你在哪儿？板牙……”话音未落，就听湖水嘍的一声，郑板牙的脸浮出了水面，一张没有生气的脸，接着又很快被一股力量夹带着沉了下去。只剩下郑板牙的花格衬衣和鱼篓漂在水面上。大傻吓傻了，凄声嘶吼起来。他疯了似的一网一网朝湖里撒着，捞起来的只有郑板牙的衣服。恐惧让大傻浑身发抖，他扔下渔网，拼命地朝岸

边划船。

他的声音回荡在空荡荡的湖面上：鱼儿吃人了，吃人了……

远远的湖岸边，疯癫的九叔站了起来，他手搭凉棚，朝湖中划行的小船望了一眼，嘻嘻笑起来，大声唱着歌，手舞足蹈地离开了。

你爸是我爸，
你妈是我妈，
你娃是我娃，
你家是我家，
哎呀呀，我是你的啥？

大傻终于上了岸，他神志恍惚，铁青着脸，摇摇晃晃地跑着。牧童狗娃骑着水牛悠闲的过来，他看见因惊恐而面目变形、跌撞而来的大傻：“大傻哥，你干嘛呢？”

大傻气冲冲地说：“找颗手榴弹，下湖炸他狗日的鱼！”

“你疯啦大傻哥，水库里不准炸鱼的！你拿手榴弹炸鱼，公安非把你抓起来不可！”狗娃扯住他。

大傻奋力挣脱道：“抓我也炸，我就得炸死它们，让开，让开！”

他气冲冲地说着，朝村里走去了，狗娃蹙起眉头瞧着他，从牛背上跳了下来飞身追去！

沈鸥和公安局赵局长面对面地坐着，她正在汇报着案情：“刘老田的死因，初步判定是脑部遭受利器突然袭击而致死。这人的背景我们查过了，他今年五十四岁，住在角头村，是个贫农，家里已经没亲人了，年初被水库雇来看水。从目前来看，这个案子有几个疑点。第一，死者在桌子上写了一个‘鱼’字，据管主任介绍，他是不识字的。难道他隐瞒了识字的情况，为什么要隐瞒？第二，目击证人告诉我，他发现死者的时候桌子上有一个鱼缸，里边还有鱼，可后来这个鱼缸不见了。第三，死者和银山实业公司老板贾思谋

有来往，贾思谋是银山最大的资本家，怎么会和他有来往？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谋杀。”

赵局长拿出一份东西来，递给她：“小沈，你看看这份电文，这是我们上午截获的敌人的密电！看看会不会跟角头村的案子有关系？”

101：悉美人蕉计划一触即发，甚慰，此举将使共党政权人心丧尽，名声扫地，望尔等乘胜出击，不稍怠懈，我们在此静候佳音。

赵局长说：“101 是潜伏敌特的代号，根据行署公安厅转来的情报，敌特最近将在银山策划一次大的行动，这个行动的代号就是美人蕉！美人蕉计划是个什么计划，目前还不得而知。新中国刚成立才一年多，敌人是决不会死心的。他们千方百计要颠覆我们的红色政权，我们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市委的意见是，广泛发动群众，发挥城市基层居委会和农村乡政府的作用，配合我们正在进行的建政工作，甄别和清理可疑人员。总之，决不能给潜伏敌特以喘息之机，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沈鸥同志，我命令你，全力追踪和打击潜伏敌特，尽快破获此案，以保证我们新生政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

沈鸥站了起来，顿觉使命重大，她大声回应：“是！”

沈鸥回到办公室里，在墙上挂着的一块黑板上缓缓写下一行字：

6 潜伏特务 101，破坏任务代号：美人蕉。

年轻的助手蓝勇推门进来：“刘老田案现场处理完了。我们询问了附近的人，没人看见凶手。我很奇怪，凶手为什么会杀害一个孤寡老人？他图什么？”

沈鸥沉思着：“这个案子不简单，走，我们再到湖里看看去！”

蓝勇疑惑：“湖里？”

沈鸥匆匆朝外走去，边走边说：“刘老田有两条鱼和鱼缸不见了，他住的角头村就在湖边。今天上午，潜伏敌特又在湖区向境外发报，我总觉得这湖有点不太平！”

银山实业公司老板贾思谋吩咐秘书小黄把他这两天从省城带回来的气象资料整理一下。小黄很奇怪董事长为何突然要气象资料？

“上游的玉龙山区已经下暴雨了，这雨一两天就要到银山，我得未雨绸缪，明白吗？”贾思谋看到小黄讶异的目光，解释完又吩咐助手高飞：“你马上给我办件事，到道口旅馆接个人，101 房间，姓方。”

贾思谋办公室的墙上挂着银山的地图，桌上摆着收音机，屋中间一座地形的模型沙盘，显得与此环境格格不入，非常神秘。贾思谋站在沙盘前沉思着，小黄拿着一个文件夹推门进来，把汇总完的气象资料放在了桌子上。

贾思谋对小黄说：“你马上给市政府打个电话，说我贾思谋为银山的抗洪救灾捐献五十两黄金。还有，弄几卡车的粮食和物资，无偿捐给政府！”

小黄惊讶地问：“董事长，银山什么时候下雨发洪水都不知道，您怎么就先捐款了？”

“你以为我这钱是白捐的？——那是买门票，懂吗，看戏的门票！”

“看戏的门票？我还是不懂……”

贾思谋说：“银山就要有大事发生了……”

贾思谋看她出去了，拿起电话严肃地说：“我是贾思谋，咱们矿业公司仓库里还有多少炸药？……六百公斤 TNT 烈性炸药？好，我现在急需它。你把它迅速装车，连夜运到银山，记住带上遥控引爆装置。这事不准告诉任何人，连我身边的人也要保密，明白

吗？……好，运到银山后放在什么地方，到时我再通知你！”

银山附近的灾区玉龙山区内乌云密布，阵阵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肆虐着玉龙山脉的森林。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树林在狂风中摇摆不定。山林里的泥土被雨冲出一道道水沟，泥沙俱下。两座看林人棚屋在暴雨中相继坍塌，被卷入泥流里。

山间小溪涨满了浑水，咆哮如雷，气势汹汹，奔腾而下。所有人都还不知道，这股洪水以迅雷般的速度正向银山方向咆哮而来。

银山湖外，九叔疯疯癫癫地向湖边走来。

俊朗的王若一正挽着裤腿站在湖水里，用烧瓶量具在湖里取水样。边取边对开朗活泼的女同事罗青传授道：“水样提取最先要凭肉眼来判断，主要是它的色度、混浊度，到了实验室，就要查它的PH值、重金属含量，以及有机物和无机物……”

罗青钦佩的打趣：“王若一同志，你真了不起，采一个水样原来有这么深的道理！”

“在苏联，这些都是基本常识，我在莫大读书的时候，每天都要做这样的实验！”

罗青点头。过了一会，她突然问：“你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按理说是我们农业局的宝贝，可我怎么见你跟范局长有些不愉快，你们怎么啦？”

“我觉得他对知识分子有成见，尤其是对我们留苏回来的。摆个老红军的架子，动不动就训人，我就不服气，建设新中国，不靠知识分子能行吗？”

8

两人正说着，忽然扑通一声，一块石头从岸边砸进水里，王若一和罗青都吓了一跳。转过身来，只见九叔叉着腰站在他们身后，罗青喊起来：“老伯，你干什么！”

“贼，偷东西的贼！”

罗青恼了：“我们是农业局的，在湖里取水样！”

九叔忽然笑嘻嘻唱起来：“你爸是我爸，你妈是我妈！”

罗青喊：“老伯，你在胡说什么！”

九叔接着唱：“你娃是我娃，哎呀呀，我是你的啥？”

他手舞足蹈，一蹦一跳地走了。罗青气得脸发白，王若一上岸走过来：“罗青，别生气了，你没看出来吗，这是个疯子！平常看你貌不惊人的，生气的样子还真好看，我发觉女孩子生气好像比高兴的时候漂亮！”

罗青扑哧笑出来：“你真是个书呆子，你敢这么跟沈鸥说吗？”

王若一低头陷入回忆中：“我回国后，发觉这些年变化最大的就是她。你不知道她小时候，一点小事就哭，我和剑桥哥没少哄他。”

“一直想问，你老提的剑桥哥是谁啊？”

王若一的声音越发低沉了：“当年地下党银山市委书记徐忠敏的儿子，比我们大几岁，那时候沈鸥就常常住在徐家！徐伯伯和我父亲，还有沈鸥的父母同时被国民党杀害后，他就失去了下落，曹叔叔一直在找他。”

罗青叹口气说：“我想他一定不在人世了，一个孤儿，这十几年战乱……”

王若一沉默不语，两人都望着湖面出神……突然他隐隐约约看见湖里有一只船，皱起眉头：“罗青，你眼睛好，你看湖里是一只船吗？”

“是一只船，奇怪了，这银山湖不是禁区吗？这船在那儿干什么？说实话，我怎么觉得这湖有点邪门，怎么连个野鸭水鸟都没有，跟个死湖一样？”

9

银山市政府“银山防汛抗旱指挥部”内满室嘈杂，市委书记曹锦州面色凝重地注视着墙上的地图。屋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着天气报道，多年的得力下属马良和张建成推门进来着急地询问情况。

曹锦州用手势示意他们听收音机中的播报：“由于冷热空气在高原玉龙山区形成强烈对流，24 小时的降雨量已经达到 288 毫米。根据预报，这股暴风雨团还在持续加强，并且逐渐东移，它的锋面预计在 48 小时之内到达整个银山地区和下游南江流域，这将是这个地区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强降雨过程……”

“格老子的，形势很严峻啊！你们听见了吗，三十年一遇！这个情况，得赶紧通报各单位和下面各县区乡镇，做好防汛准备！”曹锦州喝了口茶，继续说：“刚才接到电话，行署陈副主任已经连夜赶去玉龙山了。老张，我们先召集有关方面开个会，定个应急方案布置下去。马良，你马上负责去通知，现在就去！”

群山间升起的太阳，时时被浓厚的云层遮断，发出惨淡的光芒。天空起着微风，浮云如断絮漂移，群山环抱着秀丽的银山湖，显得苍凉而沉寂，湖面被风吹起阵阵涟漪，四周一片静谧。

一艘汽艇划过湖水疾驰而来，打破了静寂，汽艇船头上是沈鸥，她警惕地扫视着湖面。侦察员蓝勇从船中走到船头，对沈鸥汇报：“沈科长，敌人的电台呼号刚才活动了一下，突然又中断了，我怀疑是特务发现了我们在追踪，关了电台！”

沈鸥整了整被风吹乱的头发，执行任务中的她神色庄严凝重，清新的五官端庄舒朗，谁看了都会怦然心动：“发送和接受信号就在这片湖区，他跑不远的！”

10 在这寂静得令人窒息的湖中，另一只孤零零的小船在悄然划行。小船上只有贾思谋一个人。船头放着一支钓鱼竿，他却戴着耳机在调测着一部无线电接收器。

远远的，他看见湖里开过来的汽艇，便将耳机摘下，将鱼桶放在接收器上面盖住，然后拿起钓鱼竿，嘴里叼上一支烟斗，做悠闲的钓鱼状。

蓝勇发现了湖里的小船。沈鸥奇怪：这湖去年就封湖了，怎么

还有人钓鱼？

蓝勇招呼舵工将船朝湖中驶去，他拿起望远镜观察着小船，他认出了贾思谋，摇了摇头说：“真是冤家路窄！”

沈鸥拿起望远镜，不由地皱起眉头。她看到镜头里的贾思谋洒脱却不失成熟，穿着搭配显示着他的品位，即使坐在船上，也流露出他不凡的气度。

贾思谋似乎也看到了他们，他从嘴里拿下烟斗，微笑着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两位公安百忙之中，还有兴趣在湖上观风景啊？”

蓝勇没空跟他应酬：“你在湖里干什么？”

“你没看见吗，钓鱼！”贾思谋玩世不恭地一笑。

蓝勇呵斥起来：“这湖早就封了，你怎么还违反规定钓鱼？”

“哦，水库管理处批准我的。同志，我拥护共产党，依法纳税，钓钓鱼总是可以的吧！”

贾思谋的话把蓝勇给噎住了，他看了看沈鸥。沈鸥盯着贾思谋的脸问：“你是本地人？”

“河南开封人。”

沈鸥觉得他似曾相识，冷不丁问：“你认识一个叫徐剑桥的人吗？”

贾思谋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我有理由认识他吗？”

沈鸥皱了皱眉甩了下头，想拼命甩掉心中的疑惑，又问：“还有一个名字你听说过吗，刘老田？”

“刘老田？这人是干什么的？”

蓝勇插嘴说：“是水库看水的，不过他死了，是被人杀死的！”

11

贾思谋一惊：“什么，他死了？”

沈鸥捕捉着他的表情：“怎么？你很惊讶吗？”

“哦不，不惊讶，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沈鸥冷冷一笑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转脸和蓝勇说：“我们走吧！”